

人在草木间

胡艳丽

拾几许月光，牵几缕清风，让诗意入茶，让画意入心。

偶尔喝到一款普洱生茶，茶香清几许，入口生津，回甘持久，但这些并不足以让我对它“一品衷情”，真正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名字——“人在草木间”。

“茶”字拆开便是人在草木间，是人与大自然亲密关系透过古老汉字的直观体现，自然漾着诗意。我们与茶的关系绵延了数千年，有文字记述的最早可上溯至秦汉时期的《神农食经》“茶茗久服，令人有力悦志”。

这里的神农即炎帝，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，相传他牛首人身，遍尝百草，开创了农耕文化及中医文化，不知是否是他 在尝百草的过程中，无意间尝到了这天地间的妙物——“茶”，饮之神清气爽，且“有力悦志”，遂代代相传，数千年生生不息。

一粒火种，开创一个时代。一片茶叶，清香了一个民族，也雅致了我们数千年的历史。

“斗茶味兮轻醍醐，斗茶香兮薄兰芷”，这是范仲淹所写下的《斗茶歌》。斗茶是以团茶为基础，待要饮用之时，取团茶磨末，调制成膏，而后“点茶”。北宋《清异录》中记述“近世有下汤运匕，别施妙诀，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，禽兽、虫鱼、花草之属纤巧如画，但须臾即就幻灭”，可谓出神入化。宋代文人雅士亦喜斗茶，主要“斗色斗浮”，色是指茶汤的颜色，而浮是指茶沫咬盏的时间。想着宋人斗茶时，小小杯中“乳雾汹涌，溢盏而起”，是否令人心驰神往？

只可惜，那点茶、分茶、斗茶之绝技，今时早已经失传统，只能遥想当年茶之风韵，及宫中、民间，茶文化之盛。

清代郝懿行在《证俗文》中指出：“茗饮之法，始见于汉末，而已萌芽于前汉。司马相如凡将篇有苾沱，王褒僮约 有武阳买茶。”这采茶、制茶、售茶、烹茶、藏茶、饮茶，其来有自，历史上的典故多不胜数。比如东坡著名的对联“坐，请坐，请上坐；茶，敬茶，敬香茶”。若与这“香茶”之名相对应，茶又有“苦口师”之别称。这香与苦，润与涩其实全在人的唇齿之间。有的茶入口涩，却回香持久；有些茶香气惊艳，却短暂易逝；有些茶，初品平平淡淡，却禁得起回味。茶也如人一般，形形色色，各有滋味，有些茶只是惊鸿一瞥，有些茶却可以成为我们杯中常客，时时展叶舒颜。

人与茶的相遇，就如同人与玉的相遇，需要缘分，需要一见钟情。满室茶香中你未必会一下选出最合你口缘的茶，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，一款雅致的包装，也许会牵住你的脚步，让你走近、流连，直至让茶、水、器亲密接触，让茶香绽放，彼此结缘。

我是因诗意，而对这款名为“人在草木间”的云南普洱茶，生出几分好感。忍不住要细细体味人在草木间，与那一芽一叶的缘分。

而我对安化黑茶的喜爱，是源于千两茶撬开的茶柱上星星点点的金花，而后是被它“杯中琥珀，盏底清泉”的汤色吸引。

黑茶味道丰富。天尖香气足，汤香明亮，且冷后香气不减，冷香执着。千两、百两往往带着山野的气息和味道，不论是粗枝粗叶，还是相对细嫩的原料，在传统工艺的加持下，放在屋子里，时间久了，满室生香。最奇妙的莫过于茯砖，打开一片茯砖，便如同打开一片小天地，这里金花点点，它们既是茶叶内再生的森林，又是森林里修行的小神仙。

看着这些茶内“黄金”，不禁令人感慨，生命是何等的奇妙，树上的鲜叶经采摘、杀青、初揉、渥堆、复揉、烘焙等系列工艺后，看似失去了生命，却能在适宜条件下，茶砖内再孕生命，生起一个个、一丛丛的天然“小蘑菇”，且有诸多益生功效。这菌与茶在遇水后，还将再幻化一番奇遇，令人唇齿生香，回味悠长。

自古禅茶一味，宋时虽有“斗茶”之风，但更多时候茶代表着清心、静思，也象征着心的修行、性情的修炼。茶之味，轻有轻的曼妙，浓有浓的醇厚，温润如良人，不羁如剑客。这饮亦可豪放可精致，可多人品鉴，亦可一人举杯邀明月。最爱便是这千般茶滋味，有茶相伴，便如同人在草木间，坐拥这会呼吸、会生长的草木精灵，品饮大自然的造物滋味，怎不是人间好岁月？



向晚
张成林
摄

青 工

胡笑兰

应霞的约，我来到她的私家别墅。看花木扶疏，楼宇轩轾，阶下菜畦青青，明渠绕屋。坐在院中凉亭，煮一杯下午茶，伴习习清凉，我们聊起了天。

霞是与我同一年招工进厂的，聊着，很自然地想起从前。当年一起招工的“青工”们他们都到哪儿了？都还好吗？一种想再见他们的愿望强烈而坚决。很快便有了眉目，那些天女散花，遍布小城的“青工”们也和我俩一样，有一颗同样急切的心，欣欣然，跃跃然。很快见面的日子便定好了。

江南的梅雨季，雨下得紧凑绵密，今天尤为特别，天像豁了许多口子，大雨滂沱。几辆车奔驰在雨中，雨刮器疯狂地飞舞，车轮将路面的积水碾压得轰轰地响……

远远地便看见那座烟囱，茕茕孑立。那几乎是我们当年陶瓷厂的标志，成排的厂房，淹没在绿树青草中。瓷厂早已沉寂了多年，了无人迹，荒草丛生。往事勾沉流连，这里留下过我们的脚印，带着青春的气息，是漫长人生中一个关键的注脚。

三十年不算短，也不算长，当年的“小白菜”和“小鲜肉”们，脸上蒙了岁月的尘霜，变得或成熟稳重或知性优雅。见面的一刹那，急切的眼光打量，眸子里能幻化出彼此青春年少时的样子，紧握的手传递柔软的温度，能听得见激动的心在“怦怦”地跳，曾经相似的经历让我们的心靠得很近。

那些年，被招工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，不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1986年，全县招考，50名青工，在众多的待业青年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有职业编的“公家人”。希冀与理想变得丰盈，青春掂起脚尖，似乎触摸到了梦想的天空。

进厂报到的那一天，打着背包，提兜着脸盆茶缸牙刷，硬硬的沙石土路，飘来了年轻的身影。青砖青瓦的厂办公室里，青工们排队，登记填表，羞涩地相互打招呼，大家算是第一次认识了。

欢迎青工的大会有满满的仪式感，因为文笔尚可，我代表青工发言。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，我一下子变得慌张，用心写了的稿子被我草草收场，但台下热烈的掌声依然四起，多少安抚了我有些懊糟的心。那份青涩，那份胆小至今想来，窃笑着释然。

就在这处工厂，我们伸展着无数的期盼和咯咯的笑声，以及深深浅浅的委屈与无奈。伸展着几许春夏秋冬，一起上班下班，一起结伴游玩，一起东家做客西家逛，甚至一起“恶作剧”……其间澄明欢娱，不管是哪一种，留下来的是最甜的那一部分。

那片女工宿舍无论如何都是要去看看的。站在那里，却再也找不到那处排屋，那处古色古香的石拱门，以及高大的桃树杏林。面对山坡上的荒芜，浮生若梦，沁心入肺的真实场景，在不

知不觉中，似乎伸手可及。

背依青青的山，面朝一泓碧水，弯弯的石围墙，青砖石基的排屋，这便是当年的女工宿舍，盛满了姑娘们如水的年华。一间房子住下了七八个青春少女，从里面飘出来的嬉笑是无邪的，歌声是清脆的。上班了一身工装清新脱俗。下班了，梳洗打扮，裙裾摇曳，青春的脸像花儿一样明媚。

这时总少不了男青工的身影。喇叭裤，墨镜，卷发头，大背头……青春的伙伴，潇潇洒洒。时髦的标配是手提双卡收录机，邓丽君甜润的歌声，伴着欢快的忽哨，如风飘过。

50个人，男女青工各一半。我是相信缘分的，这里还真的成就了几场爱情，今天想来依然惊心动魄，甚至有些唯美的爱情。

我要说的是霞和玉。

霞与华，玉与红在同一个车间。同一台机器上的默契，一个眼神，一杯热水，一个担待，一个护花使者的角色，每一个细微处都让霞和玉感到无处不在的温情。更有那每每收到，便五六张信箋的情书，那无数滚烫的语言，灼人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少女的心。爱洒芳心，两心相契，于是两对人恋爱了，爱得坚决，爱得不管不顾。他们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却又同时遇到了父母强烈的反对，还有世俗眼光的嘲讽。理由很简单，霞是正式工，华还是个“临时工”，而玉的父母也不想自己的娇娇女再嫁给一个工人。他们甚至跑到厂里，要领各自的女儿回家。

华和红勇敢地去拜访各自的丈母娘。霞说那天喜雀没来由地飞进了家门，小叔就对母亲说：“嫂子，你就随了他们哦，你看喜雀都跑进家了，多好！”而红也让丈母娘看见了他坚决的一面。

没有婚房，没有现在年轻人婚礼钻戒的排场，没有旅行度假的浪漫，有的只是一个少女懵懂的初心，一个少年的血气方刚与洪阔的责任。

如今，风风雨雨三十多年，他们的爱情怎么样了呢？今天他们也来了，两对夫妻一起来了。顺境逆境，他们一路搀扶，终于修成正果。之于他们当初的勇敢坚贞，生活格外温柔以待。

霞的生活我们在文章开头就看见了。我是搭霞和华夫妻俩的车一起出发的，在路上，华对霞还是那么周到细致。

玉也有自己的小确幸。“遇到了你，就遇见了整个世界”“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”，欢聚的酒桌上，红喝得兴起，不由得说出如此诗性的语言。而玉看他的眼神难掩温情脉脉，还有那么一点点娇嗔。

写着，我被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，眼眶潮湿了。

雨还在下，打在碧绿的树叶上，听细碎的响声，内心格外安宁静谧，雨声仿佛成了幽静的背景音乐，一颗心随之悄然出尘。谁没有一段值得追寻的旧时光呢！